

## 敢不敢让“最牛公务员”把话说完

□邓海建

9年未到岗上班,工资照发的“最牛公务员”江进祥自称长期不上班,是因为反映问题被“无限期停职检查”,至今没有恢复工作。江进祥还表示,如被辞退会曝出更多内幕。(2月12日《中国青年报》)

“最牛公务员”牛在什么地方?9年不上班,一直忙告状。就在公众料定这又是“误会一场”的时候,没成想地方回应说“爆料属实”。更让人大跌眼镜的是,相关部门给了两个离奇的说法:一是因为他家里比较穷,要“以人为本”;二是他不服市人大的处理,到北京等地上访,“比较容易走极端”。

这两个荒唐的说法压根儿不值一驳。穷人那么多,政府又不是慈善家,凭什么想撒钱就撒钱?而至于“怕他走极端”的说辞,似乎更像是怕他说漏了嘴——不小心成了皇帝新装里的孩子。

有几个问题,迫切需要答案:江进祥是如何调到发空饷的单位的?为什么本人没有上班,却白拿工资?为什么9年来,当地政府都没有人去过问?这背后究竟有没有什么秘密?

既然不干事也能拿钱,那么,这样的职位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推而广之,即便是天天去“点个名”,绩效考核机制真能挤干人浮于事的水分?类似“萝卜招聘”之类的闹剧,看来未必是个案那么简单;对于江进祥反映的核心事件——所谓“企图挽回人民的100多万元损失”,公众依然接触不到真相,“中心城市地下涵管”到底有无质量问题?江进祥开罪了哪些“权贵势力”?

眼下关键是:敢不敢让“最牛公务员”把话说完?他的潜台词里还有哪些“秘密”?

□李鹏

2月10日本报四版社会新闻《我买的牛奶咋成了你的》,为读者转播了这样一个现实版的小品:市民毛先生骑车不慎掉落牛奶,待回头捡时,有老者大喊:“别动,我的东西!”一场牛奶争夺戏由此活生生在马路直播间上演。一名小观众、主演之一毛先生5岁的女儿受剧情感染哇哇大哭——毕竟不是春晚小品嘛。为求清白,毛先生紧急求助于直播现场前排另一名忠实观众——清

## ·你说我说· 争议禁唱 《春天里》

◎小蝌蚪:如果有一天他们老无所依,难道要用别人的歌来回忆自己?

◎一日不见:旭日阳刚赋予了春天里灵魂,我们不是喜欢《春天里》这首歌,而是喜欢旭日阳刚唱的《春天里》,我们是在买人的账,而不是买歌的账。

◎不再留恋:《春天里》再火也没有用,总之缺少了真诚,掺杂了太多的商业味,旭日阳刚不再感动中国了,回归现实吧,不要太留恋那染缸,没有了沧桑不会有当初唱《春天里》的感觉了。

◎zmeng:旭日阳刚是该自己造血了,老是春天里,也审美疲劳。版权问题也是无可争辩的。

洁工大姐。那观众大姐“只是捂着嘴笑,什么都不肯说”。

各位既然看过新闻转播,心中自有掂量。若诚如那位毛先生所说,那老者一把年纪,自己为人的品德丢了都不去捡,硬要挺身去捡别人丢下的一箱牛奶,我想,咱也不必浪费版面再作任何评判。

只是可惜了那位大姐,果然一个语莫掀唇(语出《女论语》:“凡为女子,先学立身……行莫回头,语莫掀唇”)的“好女子”,莫非若莘、若昭姊妹转世不成?这里我不略说一二,于

心不甘。

明摆着,只要那大姐玉唇轻启,一场牛奶归属闹剧登时即可收场。但那大姐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只当笑客,不发一言。“凡为女子,先学立身。”但若社会上人人都是这般“立身”,恐怕谁也无法真正立身!

欧美国家属于发达的的市民社会,人为社会活着、为陌生人活着的观念极为普遍,在民事纠纷中,作证是普遍的自愿的行为,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常态。而在我国,公民意识相对要淡漠得多。实际上,在我国推行法制社

会的当今,具有民事能力的公民都有法律规定的举证、作证的权利和义务。换个角度说,利人就是利己,每个人都须臾离不开社会,每个人都得不断寻求自身权益的社会平衡,谁又能保证不会成为下一个“丢牛奶”的人呢?

路上丢一箱牛奶不可怕,可怕的是把公民的社会责任随意丢弃路边。我们每一个人,当然包括那位大姐,路遇不平,还是且慢笑,且慢沉默。要知道,笑未必就是美,沉默未必都是金。

·世相扫描·

## 一晚八桌宴 多少公民赋

□李振忠

2月12日《半月谈内部版》报道,西部一位县委书记倾诉苦恼,“为了应付来自中央、省、市各个部门的领导和各种名目的检查评比,我马不停蹄奔走于一个又一个晚宴,陪上级领导喝酒吃饭,一个晚上竟然陪了8顿饭,喝的酒就数不清多少了……”这位县委书记还说,仅市级领导就有30多个,市直部门百来个,这些领导到了县里,书记只要在就得去陪。

一个晚上陪了8顿饭,为何?8顿饭分若千个级别若千个单位,为的是让每一个领导每一个检查班子都吃好喝好玩好避让好,否则,为什么不让大家一起吃一次公款大锅饭?如此分散开来,领导方便,各单位方便,

自己面子上有光,让大家都能吃到痛快喝到痛快玩到痛快。

一个晚上陪8顿饭,陪了市长陪省长,陪完领导陪部门,陪了大神陪小妖,一年下来是多少?365天共陪同公款酒宴2920顿,即便不是每天如此,但也绝不会少很多。县官每年三千宴,哪一宴是请的老百姓?县官三千陪爱在一身,哪一爱给了人民群众?若是一个酒量不怎么样的人,一次就能喝晕甚至酒精中毒,多亏了我们县官同志“酒精考验”驰骋拼杀惯了,否则还不得玩完?

酒喝多了,人思想也在跟着变,第二天高度酒还没有全醒,又要坐衙升堂了,脑子里想的是酒,嘴里还冒着酒精味儿,案头却是百姓要求补偿拆迁款的事儿,抗旱的事儿,救灾的事儿,他怎么可能有心思想老百姓

有多难?

“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一桌公款宴,又是多少公民赋?若按普普通通的“廉政宴”的3000元一桌算,8顿饭至少请了8桌宴,就是24000元;通常的检查宴,恐怕每个检查部门不止一桌。一年下来,县官之宴,又吃进去了多少纳税人的钱?

何不食肉糜?宫殿庙堂之上的人,有的会有如此冷血。不知道天天吃数千元一桌酒宴的县官们,有没有如此肉糜式言论?但有一条是可以完全肯定的,当这些官员将一桶花生油或者一袋五公斤的大米在春节前递到低保户手里的时候,明明白白懂得这不值他一杯茅台酒。俗话说,一顿饭,一头牛,屁股底下坐栋楼,说的就是这个事儿。

## ·高平开生作品·【水宜生】特约连载



崔炳文 著

为韩家门楼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有“苏坟”为证。

韩家的先人才貌双全,闲时在河边读书,忙时下地种田。一天,他赶着牲口在小园地犁地,突然从东南角跑进来一只狐狸,一瘸一拐地来到韩家先人面前作揖磕头,先人看它的后腿流着血,就把汗衫撕下一块给它包住。这时,从小园地的进口处又进来一个人,骑着高头骏马,脚蹬皮靴,身穿绫罗绸缎,手拿弓箭,一看就是富家子弟。

狐狸一见那人进来,吓得浑身颤抖,钻在先人的怀中。

韩家先人蹲下来抱着狐狸的脖子说:“我说俺这只狐狸的腿咋流血了,原来是你打的!”

那年轻人说:“世上有喂狗喂猫的,哪有喂狐狸的?咱到你村问一问,如果有人说是你家喂的狐狸,我再打一只赔你。”说着就要拉弓搭箭,准备再射。

韩家先人忙用身体挡住,换了商量的口气说:“我这儿有三头牛,你要哪一头都行,放它一条生路吧。”

那年轻人看韩先人是个人物,狐狸也不打了,扬长而去。天黑下响时,韩先人问那狐狸:“你是回家,还是跟我走?”那狐狸看看他,跟着回家了。到家后,韩先人给它洗洗伤口,上好药,重新包好。要它走,它还是不走。第二天它跟着韩先人来到小园地,朝韩先人点了点头,看了好几眼才一步三回头地走了。

过了几天,太阳快落山时,一位天仙般的女子从小园地口走进来说:“大哥,请问往彰德府给哪走?”韩先人给她指了指方向。

那女子为难地说:“大哥,你看俺一个女流之辈,天黑路远,能否到你家借住一宿?”韩先人把她领到家,全家人问长问短。她说,家遭不幸,要到彰德府投靠亲戚,看能不能找个婆家了却终身。家人有意把她留下,给她一说,她很乐意。

事隔多天,韩先到河边晨读,来到十字路口,一辆马车挡住去路。三匹马膘肥体壮,车上装了几个箱子和一些绸缎,赶车人早已死去。先人仔细一看,赶车人正是那位打狐狸的富家子弟。打开箱子一看,里面全是金元宝。先人买了口棺材,糊些金山、银山、香车、骏马,把赶车人就地埋葬。

傍晚时候,韩先人刚出门,迎面走来一个老头,高声吆喝:“卖石槽”。真是正瞌睡给个枕头,三匹大马正愁没有石槽喂料。

老人吆喝着卖石槽,身旁却不见石槽,韩先人问槽在哪里,老人说在西山。又问多少钱,他伸出一个指头说,一文,相中了管送。先人牵出马让他骑,他说他能追上。马在前面跑,他在后边撵,一个时辰后到了。一看,果然是一个刚磨好的石槽,八个眼,正合先人的心意。

韩先人说:“天黑了,明天你套车送去,该给多少给多少。”他说:“不用套车,只要你在十字路口等我一下,给垫句话,说声‘驮动,驮动’就行了。”只见他钻到石槽下面一使劲,石槽就起来了,他说:“你前面走吧。”

这么个石槽就卖一文钱,估计是偷人家的;恁大力量,不是妖便是怪。韩先人自言自语说:“给你垫句好话?压死你也不亏!”话刚一出口,只听一声狐狸惨叫,槽下露出个狐狸尾巴,石槽再也不动了。

韩先人打马回来,进门一看,妻子正在擦泪。韩先人问她哭啥,她只是哭并不说话。

几天之后,韩先人无意中发动车轴上有一行字——汤阴苏行。他把马喂饱,把装元宝的箱子、绸缎搬到车上,送了过去。

“汤阴苏行”是汤阴最大的商行,买卖做到南北二京、西安、太原几十个城市。死者是苏家的少掌柜,喜欢打猎。前几天赶车去南京办货,没想到死在半路上。苏行全家老少、掌柜、伙计都给韩先人直磕头。从此,韩苏两家结

为金兰之好。

一年过去,大年初一的早晨,韩先人吃了一碗肉馅饺子。他知道捏的都是素馅饺子,为啥全家吃的都是肉馅?韩先人问他妻子。妻子一愣,再吃时又成了素馅。正月十五,妻子生了个男孩,聪明过人,三个月会走路,六个月会说话,一岁就能识文断句读文章。

人吃五谷杂粮,谁没个头疼脑热。韩先人得了眼病,求遍方圆的名医,眼睛也不见好转。妻子说,她娘家历代行医,有祖传眼药,一用就好,不外传,得晚上不声不响地拿过来。她去了,一个时辰就回来了,手里拿来一个圆圆的土色石头,晃晃还响,放在水里会变色。她刮一点沫儿放到韩先人眼里,第二天眼睛就好了。她说:“咱家开个眼药铺吧,准赚大钱。”韩家有治眼病的灵丹妙药,一传十,十传百,来求眼药的人络绎不绝。韩家是来者不拒,分文不收。

又过一年,韩先人从地里干活回来,到了大槐树下,见一群小孩在捉迷藏。他儿子在树前站着,孩子们去捉他,转眼就不见了;又从树叉上露出个头,孩子们再去捉他,又不见了。逗得大人去捉,同样捉不到。韩先人回到家给妻子一说,她飞快地跑过去,一把把儿子从树杈上拽下来。只听“轰隆”一声响,大晴天里打起了雷,树枝都着火了,你说神奇不神奇?

妻子回到家里,把儿子一顿好打。她边打边哭,哭得伤心欲绝,家人拦也拦不住,深感不解。夜里她说了真相,她原来是一位狐仙。

那一年,韩家先人在田间劳动,在河边看书,被她看在眼里,记在心中。她羡慕人间的恩爱,佩服韩家先人的勤奋、执着。那天她看得入迷时,现出了原形,被苏少掌柜一箭射中,大伤元气,难施仙术,不得已向韩先人求救。韩先人以牛赎她,使她感激不尽。回家告诉家人,家人都赞成她打破仙规与韩家先人结为夫妻,报答救命之恩。说着她揭开裤腿,小腿上仍有一个箭疤。

婚后,她掐死了苏家少掌柜的阴魂,报了一箭之仇。劫下了他的马匹、金元宝。为解决喂马之愁,她又求她弟弟化成老人驮运石槽,没想到弟弟却因韩先人一句话死于非命。本想让韩家先人收下苏少掌柜的元宝,没想到他不染一指,更使她敬佩。大年初一,她又从大官员家里搬来肉馅饺子,不料又被韩家先人识破。她又找来女媧炼石补天留下的稀世珍宝——空青石,先让先人得了眼病,点化他开个大药房,日进斗金不愁,可惜他施药不收分文。

她又说,商人是富而不贵,秀才才是贵而不富,官宦是既富又贵。她为韩家生的这个孩子,将来要出将入相,成为权倾朝野的重臣。可惜,露头的椽子早烂,他还不懂人间世故、仙家规矩,冒犯了天津。玉皇大帝派雷公来拿他,槐公公讲情,雷公不从,抡锤砸来。幸亏她拉得及时,槐公公又拦了一拦,孩子性命保住了,槐公公的家却着火了。雷公怒气冲天回天宫去了,天明以后,天兵天将会压境而来。一旦她娘俩被拿到天宫,轻者削去千年道行,重者难逃一死。为免大祸临头,今夜鸡叫之前,必须离开人间。

一家人难舍难分,又哭又诉,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全家人来到小园地的入口,狐仙说:“俺娘俩走后,三年之内,家有要事,在这个入口处烧柱香,我就来了。没有天灾人祸的大事,千万不可施用。三年后的这一天夜里,俺娘俩早早在这儿等你,咱全家团圆。”

(21)



中国健康饮水倡导者  
鹤壁专卖: 鹤壁日报社·楼  
热线: 3338638 13323926333